

对艺术最真挚的热爱

哈维尔·马利亚斯

这是哈维尔·马利亚斯给《国家报》撰写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表达对翻译者的敬意。文章在七月份他就写好了，准备在八月休假回来之后如常刊登。但今年九月，他身体欠佳，无法返回“国家报周报”专栏与读者们每周一见。

我们曾寄望在他康复后能以这个专栏开启新的一季。哈维尔·马利亚斯自2003年2月开始为本报的“幽灵地带”专栏供稿，本期至第939期。可是，他于本周日不幸辞世。这篇文章就成了他为本专栏所供的最后一稿。

倘若还有什么活儿让我恋恋不舍的话，那就非翻译莫属了。除了偶尔翻译一首诗、一篇故事亦或是我小说中引用的英法作家的文献之外，我已数十载未做翻译了。要不是疲于完成自己的书稿和至今仍然十分卑微的翻译薪酬，我早就重操旧业了。毫无疑问，翻译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是对文学，对于我们所看到的新闻，电影和连续剧中粗制滥造的字幕以及当今那胡扯的配音，甚至对医学发展、科学研究以及政府首脑之间的对话等都至关重要。不过，让我怀念的还是文学翻译，我曾经几乎是竭尽全力地做文学翻译。我始终认为，翻译很像写作，若两者兼顾会让人精疲力竭。翻译与写作“唯一”的差异是有一篇原文，译者必须忠实于它，但不能成为它的奴隶。原文既有其麻烦，也不乏优点。就麻烦而言，译者从来都不会太自由，尽管相当自由，因为需用自己的母语尽可能地再现康拉德或詹姆斯、普鲁斯特或福楼拜、伯恩哈德或里尔克等用各自母语书写的作品。也就是说，译者不能杜撰。但若是写小说却可以创造，从开头到结尾，甚至于有时候都写不下去了，而恰在此时你就希望自己有一篇原文作指引，时刻带自己做听写。原文如同乐谱，就摆在那儿，不容改变，但译者和弹琴的人都有选择的空间。措辞、一个词的取舍，选用怎样的速度、节奏和停顿，都取决于他们。他们会把一部杰作搞砸了，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我常常回想起这辈子最难翻译的三部作品，或经年或累月地投入，想起来既冒冷汗又甚觉快慰。《海之镜》，是一位波兰人用神奇而且怪异的英语写就；十八世纪的巨著《项狄传》，其曲折迷离的程度不亚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十七世纪英国智者托马斯·布朗爵士《医生的宗教》与《瓮葬》的合集。他的散文气势恢宏，崇高俊越，且精雕细镂，赢得了博尔赫斯和比约的绝对赞赏。

面对这样的作品我投降了，觉得翻不出来。几个月后，我想，西班牙语读者无法了解这些作品，多遗憾啊！我又拾起勇气，重新开始并且完成了翻译任务。我为什么觉得西班牙语读者有必要了解这些作品？而无论如何他们人数不会多。连我自己也不知为何，我只是单纯地认定这样的精妙佳作值得被译成我的语言，哪怕仅供几个好奇的人欣赏或者利用。

有些译者并不靠翻译谋生，而另一些可怜的人却以此营生，不得不在良莠不齐的翻译任务中疲于奔命。前一种译者对于自己的同胞怀有一种无私奉献的责任感。请想一想《堂吉珂德》的首译，那是1612年都柏林人托马斯·谢尔顿翻译的，而当时距其西班牙语原版面世也不过才七年。是什么推动此人专注于这么一部西班牙语小说？又长又难，对其作者也一无所知。我也不明白。但可以想象，谢尔顿如此慷慨，不想让其他爱尔兰人和英国人错过他读西班牙语原著时感受到的乐趣。如果有什么事情纯属“因爱艺术而干”，这些翻译者的劳作即是如此。毕竟，作家的祈愿，不管有多渺茫，是以销量取胜。而译者，无此殊荣，时至今日，不少出版商还不想把译者的姓名写在封面上，似乎阿莉·史密斯或者扎迪·史密斯无需任何合作。至于翻译费，简直让人嚎啕大哭！翻译狄更斯的一个版本和翻译美国当下的八卦新闻怎么能是一样的报酬？然而，现实却恰是如此。有的出版商靠某位译者的工作发了财，给译者仅按页付费了事，吝啬无比。但那本西班牙语译本却卖出了数十万册。

我不知道，也许可以这样说：女儿可以由于爱母亲而伺候她，但这并不妨碍她以辛勤付出获得报偿，使她不至于饿死，因为她没有工作维持生计。就这一点来看，我做翻译时的峥嵘岁月也没啥好怀念的。我写小说过得好得多。我运气极佳，但并不归功于我的业绩，也与我的天赋无关。即便如此，依然如此……我忘不了，用自己的语言“重写”一篇比我的任何创造都优秀的作品，是何等的惬意和兴奋！就是我前文提到的翻译那三本书的情形。阅读、修改、逐页细品，思考（永远都脱离不了偏误，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难以评判）：“是的，没错，康拉德、斯特恩或布朗要是用西班牙语表达，他们也会这么说”。

哈维尔是20世纪末及21世纪迄今西班牙最杰出的叙事作家之一，其父亲胡利安·马里亚斯是哲学家，母亲多洛蕾丝·弗朗哥是作家。他学的是语言文学专业，也是翻译家和编辑，且电影文化素养渊博，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赫

苏斯·弗朗哥和里卡多·弗朗哥两位家人的传承。他年轻时和这二位合作过，给他们翻译或撰写脚本，有时甚至会有一些长篇电影中跑跑龙套。1970年他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狼的领地》，次年问世。他与作家胡安·贝内特的关系奠定了自己人生和文学生涯的基础，他曾多次肯定这一点。2012年，他拒绝接受“国家叙事文学奖”。他也屡屡提及自己对这种荣誉的“排斥”，言行一致。在其创作的众多作品中，突出的有《穿越地平线》、《多愁善感的人》、《万灵》、《如此苍白的心》、《明日战场上想着我》、《时间的暗背》、《你明日的脸庞》、《迷情》、《贝尔塔·伊思拉》以及他最近出版的《托马斯·内文森》。从文化届、政界和学术界传来信息，对失去20和21世纪之交最重要的一位作家表达痛惜。